

# 马万里与“末代格格”的坎坷姻缘

马万里,杰出的书画篆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蜚声海内。艺术成就也造就了马万里的姻缘,20世纪50年代,他与“末代格格”金默玉的一段情感经历颇为传奇。

## 交往是从艺术开始的

马万里是江苏常州武进人,出生于声名显赫的中医世家。曾于暨南大学、上海美专、中华艺术大学任教。1935年与画家黄宾虹同赴广西举办书画联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万里在全国各地多次组织书画义卖活动支援抗战。

马万里有过两段婚姻,却因战乱等原因没有延续下去。自己也因漂泊各地,身体出现疾病。

1953年春,马万里由广西南宁来到首都北京治病,住在前门外奎庆胡同9号其女儿马慧先、女婿吕牧石的住所。当年女儿的住处仅十几平方米,外孙刚出生不久,一家三代挤在一间房里,还要挪出靠窗户的位置放一张桌子作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马万里是职业画家,生活来源全靠卖画所得,在治病之余,他便将作品拿到北京的一些画店寄售,北京和平画店的经理许麟庐与马万里艺趣相投,非常欣赏马万里的书画艺术,二人过从甚密。

金默玉,满名为爱新觉罗·显琦,是晚清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女儿,虽没享受过清王室的奢华生活,但她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也让她一生尝尽了人间滋味。

1954年初,金默玉来到和平画店,站在一幅荷花前面凝视了很久,然后

问许麟庐是谁的画,画得太好了。许经理说:“这是位江南画家,叫马万里,现居北京前门外,有机会介绍你认识。”

过了几天,金默玉再次来到和平画店,许麟庐迎上来说:“你来得正好。”于是介绍先到的马万里与金默玉相识。金默玉虽然自己不会绘画,但由于以前家里藏画极多,皇族中擅书画者亦不在少数,著名画家陈半丁就在肃王府做了二十多年的门客,耳濡目染之间,对于国画艺术的理解与感悟,自是超乎寻常。

金默玉和马万里的交往是从艺术开始的,金默玉遇到了一位极有才华的艺术家,马万里则碰到了能读懂自己的红颜知己。

经过几次接触,金默玉和马万里在艺术长河中溅起了感情的浪花,金默玉经常请马万里到自己开的四川饭馆吃饭,马万里也不时送画作给她。

随着交往的频繁,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马万里送了一方郑板桥的印章给金默玉作为定情信物,“我当时对印章不大懂,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就随便放在抽屉里,搬家的时候掉在地上摔坏了。”金默玉后来回忆说。

一位是“末代格格”,一位是穷画家,以世俗眼光来看,这是一桩门户不当、地位悬殊的婚姻,然而在金默玉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她被马万里的才华所折服,对其艺术造诣赞不绝口;马万里虽然不善言辞,但情商很高,艺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极强,这刚好弥补了他的不足,这才让金默玉置世俗偏见和家族异议于不顾,与马万里走在了一起。

## 艺术的浪漫

马万里的斋名为曼庐,和金默玉相处时自称曼曼、风子,二人合称曼玉,金默玉则自称小风子。

1954年秋,金默玉和马万里的爱情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以马万里50岁的年纪阅世无数,本已淡定,此刻却被爱火烧得放浪形骸,与年轻人无异。

马万里在《松竹二友图》上题道:“默玉属作岁寒二友图留念,甲午秋宵曼曼疯后戏笔。”一个“疯”字,让人产生多少联想。

在《满城风雨》中金默玉题道:“风子狂欢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夜送风子走后有所感。”“风子”应理解为“疯子”,大小疯子“狂欢”后意犹未尽,马万里作画以宣泄自己的幸福感受,而金默玉则在其离去后仍兴奋不已,故此在画上题了“风子狂欢”四字,以期留念。

在《蜀葵》中马万里题道:“闻奇玉歌声嘹亮不禁神往,作无声诗敌之。甲午七月十九夕坐雨曼君。”他们二人的爱情基础是艺术,这也是他们的共同语言所在,马万里虽然不会唱歌、唱戏,但对音律却能产生共鸣,所以当听到金默玉唱歌时就有了作画的冲动。

马万里人虽木讷,但作画时却不乏浪漫。他用金默玉的胭脂画了一枝红杏并题道:“奇玉为余笑,亦为余哭,艺术之移人性情一至于此,复待何言。”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马万里了解到,金默玉的行为举止受心情的影响非常大,但艺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金默玉的心情,这让马万里非常震撼,对知音的满足也抵消了部分遗憾。

## 骤然生变

不久,马万里和金默玉结婚了。筹备结婚也很简单,金默玉穿的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

婚后,两人的生活是琴瑟和谐、相敬相知的。一天,马万里突然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不禁潸然泪下。母亲张淑华早年丧夫,一人独

自拉扯儿女长大,由于马万里居无定所,无法将母亲带在身边,所以母亲一直随妹妹马清和居住。金默玉安慰道:“曼曼不哭,知音替之痛哭!”马万里漂泊半生,自觉愧对母亲,伤感痛哭是真情流露。金默玉替马万里伤心,则是“关心则乱”,金默玉是动了真情的。

马清和是著名教育家雷沛鸿的夫人,性格执拗,这与金默玉颇为相似。她认为哥哥与金默玉各方面都差距太大,与之在一起会被欺负,所以坚决反对,并从中阻挠。张淑华和雷沛鸿倒是对金默玉有不错的印象,金默玉说:“婆婆还给我写过信,称我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

1956年,无锡美专请马万里去当教师。他本有机会得到一份固定收入,但考虑到离北京较远,金默玉有一大家子人,不可能与他同去,于是就放弃了。

马万里的收入来源全在卖画。在20世纪50年代,文化市场并不景气,能掏钱买画的人不多。金默玉的哥哥们都去了日本,留下八九个侄子,偌大一个家庭,花销自是一大笔钱。金默玉本有一家四川饭馆,但公私合营后,金默玉任私方经理,由于性格原因,她不久便辞去经理职务,到北京编译局任职,收入大幅缩水。

马万里是位勤奋、高产的画家,他为金默玉刻了一方“默玉秘藏万里万画之一”的印章,金默玉喜欢的画,基本都会盖这方印章,有这方印章的马万里作品,质量都很高。出于生计,金默玉开始到日本去卖画,日本人也喜欢马万里的作品,双方一拍即合。然而不久,风云突变。1958年2月,金默玉因特殊年代有海外关系被捕入狱。

马万里在金默玉被捕后,受到强烈刺激,被送进了医院。1959年底,马万里离开北京,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聘为广西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5年,在马清和的安排下,马万里和金默玉离婚了,据金默玉后来回忆:离婚协议上不是马万里的笔迹。

1979年10月,马万里去世。在他的枕头下面,家人发现了他和金默玉的婚纱照。 据《老年文汇报》

##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

1920年底到1921年春的这段时间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德国柏林拜访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刚刚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蔡元培真诚邀请他到中国讲学。然而,此时的爱因斯坦却已经接受了去美国讲学的邀请。

1922年3月,日本政府邀请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爱因斯坦很想在1923年年初到中国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讲学活动。蔡元培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对德国公使表示,非常欢迎爱因斯坦来中国进行讲学。这一年的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给蔡元培,表示愿意在冬天的时候到北大讲学。

在蔡元培的安排下,北大开始动手准备爱因斯坦前来讲学的相关事宜。1922年11月,爱因斯坦来到日本讲学,他同时也在等待中国北大请他前去讲学的请柬。结果,爱因斯坦却一直没有收到北大的请柬,他也不便主动向北大询问,误认为北大不打算请他前往讲学了。

而此时的蔡元培却误以为爱因斯坦已经与中国驻德使馆说好了来北大讲学一事,没有必要再额外给爱因斯坦发送请柬,因此,蔡元培只是在北大等待着爱因斯坦的到来,而爱因斯坦却也根本没有和中国驻德使馆商谈来北大讲学一事。

后来,蔡元培见迟迟等不来爱因斯坦,就无比焦急地写信到德国柏林询问,信到了柏林后,又辗转被送到了日本东京。这时,已经是爱因斯坦准备离开东京的前夕了,他回柏林的一切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无法改变行程,因此,也就没有来北大讲学。

后来,爱因斯坦无比遗憾地说:“不能到中国北大讲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希望这种因为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能够有进行弥补的机会。”

此事也成为蔡元培一生中的一个遗憾。

据《人民政协报》 王吴军/文

